

如同地上文物古迹是中国首屈一指的一样,山西的民居建筑艺术群在全国亦是首富。在“表里山河”的山西,可以说从南到北都有一些保存完好的老房子、老宅子。这些老房子、老宅子,建筑学家称之为民居,当地人则喜欢并习惯地叫它们为“大院”……



山西大院——凝重的财富宣言

文/本刊记者 晓雅 摄影/高星





在中国民居中，山西民居和皖南民居齐名，一向有“北山西，南皖南”的说法。而山西大院，则是专指明清时期山西境内的一批具有特色的北方深宅大院，主要分布在晋中的太谷、平遥、祁县、介休、榆次，阳泉，晋北的保德、大同、浑源，晋东南的沁水、阳城和晋南的临汾、襄汾等地。也许因为张艺谋在祁县的乔家大院拍了个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山西的“大院”才开始有了名气。其实早在1965年，“乔家大院”就已经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，1986年就对外开放让游人参观了。



说到山西的大院，就不能不提到晋商，因为山西大院的历史，其实就是晋商的兴衰史。从明清之际到本世纪二十年代，中国最有钱的一部分人是山西商人。因为家乡人多地少，他们的先辈背井离乡到外地做买卖，办个商号开个铺子，走南闯北，买东卖西。山西人善于理财，把个经商之道琢磨出艺术来，越来越兴旺发达。一代传一代，山西商人开的店铺遍布全国数十座城市，一姓一氏的商号往往就有分号成十上百，这些分号甚至开到了日本、欧洲、东南亚。“先有复盛公，后有包头城”、“先有曹家业，后有朝阳县”这类说法，是晋商业绩的一种概括。

中国近代金融业也在晋商手中诞生，山西人开了“票号”左右了大清朝200余年的金融市场，连慈禧太后也向晋商借过银子。这些发了财

的晋商衣锦还乡，极尽奢华建宅子，于是便有了这些“大院”。到上世纪末、本世纪初，外国金融势力的入侵和清廷“大清银行”的建立，给晋商的支柱“票号”以沉重打击；一连串的政权更迭、军阀混战致使中国经济崩溃，民不聊生，晋商的辉煌也终于灰飞烟灭。从日寇入侵到新中国成立，苟延的晋商更是子孙流散，家宅易主，逐渐被世人遗忘。

如今，曾经最善理财并最富有的山西一代名商已经消失殆尽了，而他们的豪宅却留下来，并向人们诉说着当年主人发达昌盛的历史。尤其是位于祁县的乔家大院、渠家大院，太谷县的曹家大院，灵石县的王家大院，更是成了远近闻名的晋商宅院中的“四大名旦”，分别享有着“实”、“逸”、“阔”、“派”的美誉。

到山西“大院”看什么？当然是看它独特的建筑形态。概括起来，山西大院可分为院落布局、房屋构造、装饰艺术等几方面。尤其是几家著名的大院，每座占地面积都在五六千平方米以上，每家都有200多间房，高墙巨宅，气势夺人，众多院落与房屋联接起来，甚至足可以组成

说到山西的大院，就不能不提到晋商，因为山西大院的历史，其实就是晋商的兴衰史。从明清之际到本世纪二十年代，中国最有钱的一部分人是山西商人。

一个汉字的造型。不知是当初建造这些大院主人的有意设计，还是后世有人附会，高空俯视，“曹家大院”俯瞰是个“寿”字，“里五外五，中间夹过堂”；“乔家大院”是双“喜”字布局，“里五外三，穿心楼”；“王家大院”占地上万平方米，外观倚着黄土高坡如同城堡，内看庭院前堂后寝尊卑有序，呈现出的又是个“王”字，而渠家大院的特点则为“先后主，院套院”，或许是因建在祁县城里的缘故，虽没有呈现什么字的说法，但鼎盛时，渠家大院所占面积竟达2万多平方米，祁县人于是送给渠家一句美誉——“渠半城”……

走进晋商大院，大到造型规模，小到雕镂彩绘，或气势恢宏，或精致

典雅，无不透射着晋商文化的独到精湛和特有风采：木雕、石雕、砖雕俯仰皆是，彩绘楹联、额匾数不胜数，美不胜收，真可以说是“建筑必有图，有图必有意，有意必吉祥”，一块方砖便是一段历史故事，一座门楼便是一道文化风景。这些大院在建筑学上的意义，在民间艺术以至美学上的意义，都非同一般。无论是外行来看热闹，还是内行来看门道，都会有收获。

除了建筑精美、华丽舒适之外，这些大院也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类似于北京四合院的那种大院子，而是非常讲究防御性，可供整个家族以及勤杂保卫人员居住在一起，高墙深院，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。



这些大院另一个显著特点，就是从修建一开始，就是双线发展的。一方面，它们严格按照封建的礼数、程式和规定，进行着秩序的编排和顺从。如官职三品以上的，堂舍不能超过五间九架，门屋不得超过三间五架；五品以上的，堂舍五间七架，门屋三间两架；六、七品以下的，堂舍三间五架，门屋一间两架。另一方面，则是阔起来以后的野逸不拘，总想在严谨的千篇一律中变通出一种与情理相依的自我形象和精神。于是，这两条线就此消彼长地交融在住宅、砖雕、木雕、石雕的各个部分。具体到实例上，就是在堂舍上面加盖一层或多层楼舍。这种独特的变通心机和无可指控的“加层”技巧曾风靡一时，以至于当时的京城竟出现“河南人爱穿绸，山西人爱盖楼”的流行语。

正是晋商的这种对封建建筑法式的巧妙挑战，才使得中国大地上也有了类似欧洲的那种私人城堡留存，并为我们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份可与他人比肩的、凝重而又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Eli

